

译介之旅

在互联网时代重现异邦的书人书事

——《文雅的疯狂》翻译散墨

□陈 焱



陈焱,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曾任翻译、编辑、外企职员,现为自由译者。译作有《文雅的疯狂》《坐拥书城》。

《文雅的疯狂》是西方现代“关于书的书”名——一部享有盛名的英美书林清话。我因朋友之邀,有机会翻译此书,实在是一大机缘,正好与自己平日爱读爱藏几本书的癖好相符。

动笔翻译之初,我想起了杨必教授翻译19世纪英国小说《名利场》的思路。当年杨必在熟读英文原文之后,觉得可以借鉴《红楼梦》的语言,为此专门反复重读这部中国古典小说杰作,模仿其遣词造句,终于以自如传神的译笔重现了这部英国文学名著的风采,成为译林佳作。这种翻译方法对我启发很大,决定步武前贤。于是,我在通读英文版《文雅的疯狂》的基础上,确定了译文风格,亦即以董桥先生的西方书话名篇为榜样,同时大量借鉴中国藏书题跋的措辞句法。董桥的随笔集《这一代的事》里面有几篇散文,如《藏书家的心事》《谈谈谈书的书》《访书小录》《关于藏书》《也谈藏书印记》等,或杂录英美书林旧事,或叙述购书藏书经历,文笔典雅纯正,写法摇曳生姿,均是精妙绝伦的书林清话。董桥的另一部随笔集《绝色》更是专谈收藏洋书,内有很多关于西书的专门知识,亦是一大宝藏。除此之外,明清藏书题跋名作也是不可多得的典范,例如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描述他买书藏书的种种经历,与书贾往还的或敌或友、得书之乐、失书之怅,均为不可多得的妙品;再辅以当代文坛名家黄裳的《来燕榭读书记》,浏览其锦绣文章,真是赏心悦目。于是,我以上述诸书为范本,含英咀华,修词拔藻,进而摘录文辞,抄辑字句,编了一个近万字的译书词汇表,略作分类,逐译之际,时时参看。词汇表分为以下几大类:好书成癖、善本珍本、购藏聚书、买书借书、藏书命运等。再细分下去,以英文的book collecting(藏书)一词为例,中文相近的词汇就有“聚书、积书、集藏、搜集、搜讨”等,又如“卖书”一词,中文可用“鬻书、持书求售、让售、割让、转手、典书”等;至于叙述藏书命运的中文词句,光是寥寥数字,读来已令人唏嘘,例如:“聚散无常、不能长保、抄家籍没、兵燹劫灰、云烟之散、散人公私藏家、尽沦异域、几无寸轴片纸留世”。能拥有如此“富可敌国”的词汇,与中国源远流长的藏书历史息息相关。因此我的一点感悟是,即使是用白话文翻译西书,亦不应拘泥于只选用现代汉语或白话文的词汇,而尽可活用千年以前人留下的丰美贴切之文辞,驱使于译笔之下,供我差遣,既能让原文“脱胎换骨”,又可再现中文之美。故除《现代汉语词典》之外,我更多参阅《汉语大词典》及台湾《重编国语

辞典修订本》,尤其是后两部,翻译时几乎与我晨昏相伴,须臾不可缺,好在有电子版,否则都会翻成了“狗耳朵”(英文dog-ear,指使用过多而破损)。

在互联网时代从事翻译,有诸多便利,若能善加利用,译者真有如鱼得水之感,而原文的疑难困惑,每每敲下键盘和点击鼠标即可冰释。其便捷易行,确是前代译者无法想象的。举个例子,如果原书作者还在世,遇上难题可以径直发电邮求救,我自己就曾多次致函作者巴斯贝,向他讨教;网上又有各类辞典和百科全书可供参考,举其荦荦大者有维基百科及线上大英百科全书;还可以下载各类电子书作为参考。例如拙译遇上原著引用莎士比亚、济慈的诗句,或《圣经》的引文,就到网上查阅或下载。原书引用的方言只语,如果没有网络,在以前,除非求之于“引得”之类的工具书,否则往往要细心翻阅几部书,才能查到出处。比如,我在翻译《英伦旧事》一章

时,原文引用了英国14世纪藏书家德·伯利的《书之爱》一书,其中有一个伯利赞美书籍的段落,化用了《圣经》的很多典故:“你们是诺亚方舟,是雅各梦中的天梯,是让在那里看见的羊羔改变颜色的水槽;你们是向基训证明耶和華使者的磐石,是基训击杀敌军的藏着火把的瓶子,是大卫掏出光滑石子打死歌利亚的囊。”在过去,假如没有非常罕有的《圣经》索引工具书,要确认英文原文与和合本中文《圣经》之间的对应文字,肯定极其耗时耗力。但借助网络工具,只须在互联网上找到有搜索功能的《圣经》英文版,查出具体章节号,再对应网上《圣经》中文版(和合本),所费功夫较之前人,可谓仅是“点鼠标”之劳。

互联网对译者的帮助,除了查阅工具书和了解知识背景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用途,那就是写译注。《文雅的疯狂》并非学术专著,照理说不必详加注释,但考虑到此书的最新版本已是2012年,尽管作者已作增订,但只是对个别重要内容,而人事代谢,时势变迁,尤其是读者来自中英文两个不同世界,所以仍有必要对书中的一些书人书事乃至书店的近况略作说明。例如一般读者可能对古登堡《圣经》(Gutenberg Bible)较熟悉,但对美因茨《圣咏集》(Mainz Psalters)就是知者寥寥,而这是西方使用活字印刷术的第二部重要书籍,所以译者对此作了小注;其他一些中国读者不太熟知的情况,亦酌情加注,以便有助于深入阅读,例如美国早期印本古籍《马萨诸塞湾圣诗》,19世纪帮助黑奴逃到自由州的“地下铁路”之类。值得一提的是我在作注时发现,美国一些颇有特色的小书店,因为受到网络电商售书的冲击,不得不忍痛关停实体店,转为做网上生意,即使有的仍在勉力支撑,亦是今不如昔,读者若要去买书,还需电话预约。对比国内出版业与图书界的近况,顿生“寰球同此凉热”之感。

至于任何译者肯定会遇上的人名地名翻译,除了必须参考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的权威工具书,有些宗教、法律等较专业的词汇,亦可在网上解决,比如天主教会主编的《基督教外语文汉语神学词典》解决了跟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相关问题(故译者用“教宗”而非“教皇”一词来译Pope),法律术语翻译则参考了近年法学界的硕果《元照英美法词典》。《文雅的疯狂》一书中的专业词汇,与书籍有关的术语最多,其次当属拍卖词汇。可惜国内尚无一部全面的英汉拍卖行业辞典,不得已只能另想他法。我的办法是先到政府网站下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英汉对照)版本,虽

说已可解决部分问题,但远远不够,因此又到苏富比、佳士得、嘉德等知名拍卖行的网站,查阅相关的中英文拍卖文件,查找对应的术语、用词,得以磕磕碰碰攻克了这一大难关。

我在中译本的《译后记》中曾说,“书中的部分引文,尤其是书札,如是19世纪以前的,译者不揣谫陋,大多尝试译为文言,以体现原文之古雅。”这是译者希望能够运用多年来从事翻译而积累的一点语文功夫,体现中古英文原有的古色古香之美,心底下亦是想向钱锺书、严复等先辈致敬。我读钱先生的《管锥编》与《谈艺录》,总是惊叹于他纯熟地运用文言文翻译西方的文字,中译文圆融妥帖,超妙入神,后生如我者,自然生起高山仰止之叹。所以因“心向往之”而有了东施效颦的想法,因此斗胆用浅显的文言文翻译书中的一些段落及引文,虽曰译者已竭尽心力,然囿于根基浅陋,相比先哲精美玉式的译文,肯定是相形见绌,只是冀望这不失为一个“失败的尝试”,供其他译者参考,也借此测试一下自己中文的功底。“译后记”中也提到,《文雅的疯狂》的中译章名多是意译,其实这是不得已的办法。原书的章名词源义丰,以一概十,隐括全章,往往妙不可言。例如第六章的“*To Have and Have No More*”,是介绍卜斋友“借鸡生蛋”,利用自己门徒的钱财搜藏珍稀善本,最终却因被门徒的家族告上法庭,落得藏书被拍卖散尽的命运。章节名正是从卜斋友的英文名(Haven O'More)而来,

略作变化,如果按字面翻译,至多译为“得与失”方约略相近,但于此章的内容,则了无体现。故此只能变通,译作“书林怪客”,以体现此人的诡诞及其藏书命运。又如第14章名为*carpe diem*,本是拉丁文,意为“抓住今天;及时行乐”,无论选哪个作中译都不够妥善,而此章讲述的是藏书家理查德·曼尼原拟藏书以自娱,后因多种原因(主要是投资套利)而售卖的故事。我在思考之时,“暂得于己”这方中国藏书家爱用的藏书印文浮现脑海,大体说出一些藏家对自家藏品得失不挂怀的潇洒心境,译文不敢说是铁两悉称,至少是庶几近之了。

钱锺书在其《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了一个俏皮而深刻的说法,“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我也希望有读者看了《文雅的疯狂》之后,会有动力学好外语,直接阅读原文,接触广阔西方藏书世界,甚至用外文向异国的爱书人介绍中国的藏书文化与历史。明代藏书家朱大韶因酷爱宋版书,而以家中一位通诗工画的美婢向吴门某书商换取宋版袁宏《后汉书》,后来却追悔莫及而郁郁辞世;再如清季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其后人因家道中落,将所有藏书售予日人,成为我国藏书史上的一大伤心事。虽说云烟聚散,本自寻常,但今后若出现有心人汇编这些书林往事,出版一本中国式《文雅的疯狂》,以广其传,岂非美事?

译文

首都华盛顿特区国家档案馆的三角墙上刻有一行铭文,摘自莎剧《暴风雨》(The Tempest):“凡往昔者,开场之引子也。”(What is Past is Prologue.)我以这句意蕴丰富的格言作为框架和指南,下定决心漫游全国,寻找今日的藏书家,与他们谈谈搜书

的经历,试图把握他们苦志购书的动力。他们的事迹见于拙著的第二部分。游踪所及,得以接触许多珍秘俊物,品类之精富,令我叹为观止。在亨廷顿藏书楼,我见到了五千三百部15世纪的摇篮本古书,存放在地下二层的“外库”;另设“里库”,库门是铜铸,厚达两英尺,我在此亲手触摸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手稿,约翰·史

密斯(John Smith)的《弗吉尼亚史》(History of Virginia)呈献本,《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插图作者约翰·坦尼尔(John Tenniel)给雕工的一页纸,上有此书作者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本名:查里斯·道奇森[Charles Dodgson])的亲笔评语。各式各样的架上有许多盒子,内藏均是名人手泽,如亚伯拉罕·林肯、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亨利·大卫·梭罗、罗伯特·彭斯、查尔斯·兰姆,不一而足。我在离开前,翻开了一部大开本古书,一本印制于1472年的初版但丁《神曲》。

——陈焱译尼古拉斯·A·巴斯贝恩《文雅的疯狂》

伊比利亚诗笺

鲁文·达里奥与乌纳穆诺:大洋两端的现代主义相遇

□汪天艾

人类历史之鹰
你向何处筑巢?
向荣光的顶峰吗?
——是的。在遗忘的山峰上!
——鲁文·达里奥《质问》

一个是正在蓬勃出全新热情的美洲现代主义文学之父,一个是在西班牙世纪之交的没落里忧国忧民的知识骑士。20世纪初,当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在马德里遇见米格尔·德·乌纳穆诺的时候,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如同一个喧闹的大舞场,正因一片狼藉的悲伤清展就要关门。这给了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与本国历史现实面对面接触的机会,他们的个人意识与西班牙意识也在此时苏醒并慢慢走向成熟。尽管乌纳穆诺与鲁文·达里奥性格完全不同——相比热爱巴黎盛宴的尼加拉瓜人,乌纳穆诺更喜欢伦敦和柏林,他的作品更注重思想性而非澎湃感情。他不能理解美洲人对大都市的热爱,更喜欢古老的美洲小城与土著文化,将那里视作自己的石头城堡——也许,恰恰是这种不同为他们的互相吸引和对话打开可能,让乌纳穆诺成为鲁文·达里奥在西班牙最重要的读者。作为各自土地上的现代派的代表,他们在创作与思考主题上确有诸多不谋而合之处。例如现代主义对时间飞逝及追忆的意识。他们将时间主题视为哲学与文学的交汇点,尝试用废墟、时钟、花朵等具体意象表现人浮于天地的焦虑。鲁文·达里奥注重时光的不可倒流性,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不可回转头地走向死亡。而乌纳穆诺将时间与不朽的焦虑相连,认为这是人类存在的中心线。与黄金世纪伟大诗人克维多笔下以灰烬、阴影、空无和烟尘终结的生之甜蜜相仿,乌纳穆诺眼中的生命也是不断死亡的过程,他在时间的流逝中看见“我”不断分解,从数目繁多变成一无所有,最后,“这个可怜的乌纳穆诺只剩下名字”。这种对时间的思考引发了对人类命运与终点的质询,动荡大环境带来的失望在他们的作品中可见端倪。无论是达里奥的“人在世界游荡/坟墓在前方/背后是漆黑的夜”,还是乌纳穆诺所执述的“坟墓即摇篮,摇篮即坟墓”,都能看见死亡在场的,以及经受失望的焦灼后对生命悲剧性的思考,而这种悲剧意识也许恰恰来自对不朽的渴望。

又如,他们的作品中共同体现出20世纪文学的另一个主导主题:孤独。哲学家提出人需要与自己相遇,因而孤独不可或缺,人要学会与自己独处。达里奥作品中的孤独多以个人体验的形式出现,混入某种忧郁的情绪。1888年,他发表短篇小说《蓝鸟》,男人认为有一只蓝色的鸟住在他大脑的牢笼。有一天蓝鸟飞走,男人死去,不知道他是否在死亡里重新找回帮助他与自己独处的蓝鸟。而在乌纳穆诺的作品里,似乎可以为《蓝鸟》找到回声,在他看来,生命本身就是一场盛大

的孤独,人类自幼负轭,辄名“深沉孤独的痛苦”,直到死亡“打断链条,曾是你居所的终能飞翔”。而在死亡到来前,惟一能超越现实焦虑的是通过梦境创造另一种现实。这种由诗人之梦构建的新宇宙有着与现实相同的价值,生命与梦境由此成为互相补充的同一。鲁文·达里奥曾自嘲“做梦,这就是我的缺点”,而自黄金世纪以来“人生如梦”的主题在乌纳穆诺的作品中也以剧场的形式反复出现。他在自己的小说与戏剧创作中常把自己融入其中称为虚构世界的一个真实人物,在一部副标题为“世界如剧”的作品中,主人公宣告:“是的,代表我吧!在这个由世界组成的剧作中,每个人生来注定一个角色,必须扮演好它,经历生命的苦痛”。在《关于西班牙哲学》中乌纳穆诺提出——人依靠理智活着——人依靠梦幸福。

自1899年鲁文·达里奥踏上伊比利亚半岛,两人就开始了长达10年的通信,思想的共鸣跃然纸上。乌纳穆诺曾在信中写道:“您得写出您的语言,这项浩大的工程需要巨大的能量,古典作家利用这些能量来表达国家与时代共同的思想。而当这些共同思想已死(像今天的西班牙发生的这样),纯粹正确无误地用无可指责的语言,只能表达响亮的俗事……”他提出西班牙知识分子缺少野心,眼界窄。要想改变现状,必须想着全世界的读者来写,让自己的作品变得可供翻译。他建议鲁文·达里奥“换换空气”,但是“要首先相信,您内心的呼吸”。而鲁文·达里奥也将自己的诗学观与精神状态坦诚相告。他在1899年4月21日的信说:“我向您坦诚地说,我不觉得自己是美洲作家。我更不是卡斯蒂利亚语作家。我不是用卡斯蒂利亚语思考的。还不如用法语思考呢!或者更好的,是用思想和图像思考;只有这样,我的作品才更纯正。”而在1900年2月7日的信中他写道:“我继续在这里在绝望的精神孤独中。我向您保证我每天觉得在这个环境里更加成为异邦人。”其实鲁文·达里奥对乌纳穆诺的哲学兴趣不浓,他更喜欢他的诗歌,因为他在里面看到一颗浪漫主义灵魂、一本半掩的自传。而乌纳穆诺也确实不只是一个写诗人的哲学家,他是一个需要音乐性地表达的思想家:他是一位诗人。

两人的通信在1909年戛然而止。没有人知道原因。重新联系却来自最沉默的地方——死亡。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鲁文·达里奥意识到属于自己的欧洲已经终结。法国在鲜血与耻辱中陨落,惟一的逃路是逃回美洲。鲁文·达里奥的一生都在逃,尽管他并不清楚地知道在逃避谁或者要逃向何方。只有死亡告诉他这场逃亡的终点是什么。1914年9月14日鲁文·达里奥在给胡里奥·皮科特的信中说:“我要回美洲,充满对战争的恐惧,和平才是惟一神圣的意愿。”而陪他回美洲大陆的乡间人戈麦斯·卡里略说得更加真实:“我要回去寻找我故乡土地的墓园。既然我的祖国在我活着的时候不能拥有我,就让它保存死后的我。”整个跨越大洋



的计划都不明确,鲁文·达里奥只知道一点,就是要以美洲古老的影像作为自己退隐死去的地方。早在1909年7月他就在信中对友人说“我会在尼加拉瓜结束我最后的时光,不是在一座城市,而是在一所房子里。谁知道这是不是我所能有的最平静的终结,既然我没法在修道院的隔间里死去,很有可能我本来生来该做个修士的,结果走错了。”1914年10月25日他从巴塞罗那经纽约辗转返回尼加拉瓜。他生命中最后两年弥漫在酒精中,头脑清醒时,他会看报纸上焚尸炉建造计划的消息。从弥留之际的照片上看,死亡、性和诗歌——三者都是对极限的体验——在最后时刻似乎合为一体。死神和濒死的人在最后时刻似乎互相提供了意义,像享受最好时光的情侣。1916年2月6日晚,鲁文·达里奥在尼加拉瓜病逝。

同是那一年,乌纳穆诺住进鲁文·达里奥曾经住过的房子,在里面发现了当年尼加拉瓜诗人烧黑的几块石头,他相信这是来自故人暗沉的讯息,提醒他过去那遥远的亲密。他想起杀死鲁文·达里奥的酒精,想起是酒精让他忘记生命的背景,把他拖向死亡。他也想起自己对永恒里无老之去的渴望,对于“始终做乌纳穆诺”的需要。1924年至1932年间,乌纳穆诺因为反对里维拉将军的独裁被流放至加那利群岛。造访马洛卡岛时,他与鲁文·达里奥完成了两人一生中最后的共鸣。尽管他当时并不知晓,自己眼中的马洛卡岛竟与鲁文·达里奥未完成的遗作里那金色岛屿如出一辙。他们都在那里做了一个静止的梦:时钟停摆,生命仿佛不曾流逝,只是停留在那片风景的平静里。他们看见的是一个没有穷人、没有罪犯、没有乞丐、没有醉鬼的世界,一个从历史上幸免于难的爪哇国。他们都将马洛卡岛视为一个可以“慢慢老去”的地方,戏剧化抑或悲凉的是,这一点,两人没能做到。

1934年,在乌纳穆诺讲的最后一课上,他告诉学生:“要

对词语有信心,它讲述的是发生过的事。”他的一生恰恰印证了这句话,用语言战斗直到最后。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同年秋天萨拉曼卡大学开学典礼上,面对“知识去死”的叫嚣,72岁的校长乌纳穆诺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回击:“你们可以蛮力征服,却不能令人信服。”随即被软禁,死于1936年最后一天。而鲁文·达里奥,生前他时常玩味于本该做一个修士的想法,死后却真像圣徒一样由不同的地方保存他身体的不同部分。尸检之后,他的朋友也是主治医师路易斯·德拜勒留下他的心脏,大学保存了肾脏,遗孀得到他的大脑(这个大脑后来成为神经科学研究的实验对象,显示出分管语言讯息处理的布洛卡区具有惊人的维度)。他身体更多的部分留在了作品里,在西班牙现代主义文学永远由他开始的史诗里,而后世的朝拜抑或争议,都与他无关了。在他看来,如在《夜曲》中所写,“生命是我从出生开始做的梦”。

《我将睁着双眼死去》

□米格尔·德·乌纳穆诺

我将睁着双眼死去 眼里留存你清明的山 脉, ——山门曾是我生命 的空气—— 让你永恒的内心朝向 太阳 我梦中的西班牙!	母亲,你的土地保有 我的足迹, 照上你的太阳给它们 慰藉, 西班牙的慰藉!
和我一起走进你平静 的内里 打塑好你光辉的影像; 让你的岩石成为我肉 身的庇护; 你的记忆在我里面沉 睡千年, 我的西班牙的慰藉!	最深处的绿色迸发青春 在我的灵魂尽头做出 你的样子, 在通往持久世界的世 界里 压紧信仰让希望重新 看见, 西班牙的慰藉!
让我的眼睛变成两片 树叶 吹饮你的光线,噢我 土地上的太阳;	我将好好睁着双眼死去 胸膛深处有你的绿色, 肉身里收藏收割后的 金黄; 你的太阳用我的希望 镀金睡床 我梦中的西班牙的慰藉!